

江西诗派

风起江右

□ 龚艳平 万芸芸 周颖

风自北宋来，起于盈盈修水。
治平四年(1067)，分宁双井迎来了又一位进士——23岁的黄庭坚。这个被后世称为“华夏进士第一村”的村落，彼时尚不知，这个年轻人日后会开宗江西诗派，彪炳中国诗史，影响千年。

诗歌，是一个有着太多高峰的世界，一座接着一座。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，从3000多年前走来的诗歌，经历唐代的黄金时代之后，经五代而至宋，中间出现近百年的萎靡。宋初，诗歌躲进庸常炫技的小道，昏昏欲睡。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苏舜钦同时并出，稍后有王安石，一洗西昆体绮靡纤巧的诗风，宋诗从此开端。

黄庭坚38岁那年，知太和。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。”傍晚雨后初晴，黄庭坚登阁远眺。那些年，他整吏治、抗盐税、察民情，多少艰辛事，漫漫飘零路，终化作了一句宽慰，“万里归船弄长笛，此心吾与白鸥盟”。而那只与他盟誓的白鸥，自何处飞来？许是多年前，一个同样的凄凄长夜吧。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一代诗圣杜甫孤舟东下，旅夜书怀，残生不得志而转徙江湖，心中块垒唯付诗篇，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。

“工部百世祖，涪翁一灯传。”(曾几《东轩小室即事五首·其四》)那一羽白，飞进了黄庭坚的诗作。黄庭坚师法杜甫，作诗“风味近杜少陵”，峭刻有之，老辣有之，潇洒亦有之，遍尝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苦澀艰辛，仍不改“出门一笑大江横”的俊逸洒脱。

黄庭坚比苏轼小8岁，乃苏门四学士之首，文学高成卓然一家，与老师并称苏黄，代表了宋调风范。“宋人生唐后，开辟真难为。”(蒋心徐《辨诗》)唐诗韵胜浑雅、情辞秾华，自苏黄出，宋诗始大成，意胜精能、气骨幽峭，独立唐诗之外。唐宋之诗，各美其美，宛若双子星，点亮了中国诗歌盛大与灿烂的星空。

二

风起，吹皱宋代诗坛一池春水，激起层层涟漪。江东婺州，有吕氏望族。作为东莱郡侯长子，吕本中早负才名。“唐自李、杜之出，焜耀一世，后之言诗者，皆莫能及。至韩、柳、孟郊、张籍诸人，激昂奋厉，终不能与前作者并……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，抑扬反复，尽兼众体，而后学者同作并和。”青年才俊吕本中，以黄庭坚为领袖，下列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等25位诗人，因黄庭坚等11人籍贯江西，且江西文化鼎盛，禅宗流光，故作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。

至此，“江西诗派”定名。诗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，从书案上的纸笺飞出，飞入了雄厚的中国文学史。

“曰江西宗派，其源流皆出豫章也”(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)，为何众多诗人齐聚黄庭坚大纛之下？从“四学士”到“六君子”，苏门诗家众多，然而“东坡赋才也大，故解纵绳墨之外”(晦斋《简斋诗集引》)。坡仙诗词触处生春，有如神行一片，非人力可致，而黄庭坚之诗全由学力，有迹可循，又善归纳作结。此外，黄庭坚疏朗磊落，乐为人师，成就后生不少。曾几有诗云“案上黄诗屡绝编”，陈师道则读罢黄庭坚，焚尽自己上千诗稿而学之。

吕本中作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，未列自己。其实，受黄庭坚“夺胎换骨”“点铁成金”等诗歌理论影响的诗人，还有许多，吕本中、曾几、陈与义、曾纮、曾思等诗人，后来也陆续补入江西诗派。

“后山论诗说换骨，东湖论诗说中的，东莱论诗说活法，子苍论诗说饱参。”(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)

从陈师道、徐俯到吕本中、韩驹，江西诗派具有完整而独特的诗歌美学理论，能随时代变迁“以故为新”，各延所长。

诗人们还乐于交游，作诗唱和，切磋诗艺。宋代发达的活字印刷术、畅通的水运和官营邮驿，又让士大夫间的异地通信、唱和成了可能。在洪州、在临川、在庐山，他们以诗言志抒怀。“满地江湖春入望”“梅子黄时日日晴”“短篱残菊一枝黄”“北风吹日昼多阴”，任从四季流转，江西诗派同声气应，以“卧看星河尽意明”的诗意力量，穿过漫长岁月，闪耀于我们眼前，依旧璀璨。

江西诗派，代有人才出，如同参天巨树，新芽岁岁破枝，枝干年年伸展。

三

风潜入辞章，塑造了宋代文学的面貌与风骨。陈与义“诗成出示，坐上皆论擅场，京师无人不传写”(洪迈《容斋随笔》)；南宋“中兴四大诗人”，都曾受教江西诗派；“法席盛行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》)……作为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影响极大的诗派，江西诗派，规模前所未有，虽冠江西名，影响实则广泛且深远。“江西宗派诗者，诗江西也，人非皆江西也。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？系之也。系之者何？以味不以形也。”(杨万里《江西宗派诗序》)

有宋一代，文风盛行，纵士子们文学追求不一，但江西诗派“荟萃百家句律之长，穷极历代体制之变”(刘克庄《江西诗派小序》)，每个人都可以从江西诗派中汲取营养，开自己之生面。姜夔慧悟江西诗派创新精髓，词作“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”；杨万里先学江西诗派，后独创“诚斋体”量变能通；沐江西诗派的家学，吕祖谦创“婺学”，成“鼎立为世师”的理学大家……

诗之美，在境，在韵，更在气。靖康之难后，金兵屡屡南下，大宋王朝风雨飘摇。中原正统沦落偏安一隅，强烈的文化地位落差，注定了南宋士子们的辞章里，愈发深刻的现实主义品格代替了北宋欧苏那般潇洒模样。

那是一个极寒的冬天，雨雪霏霏，天空没有飞过一只鸟儿。曾几已过古稀，听闻宋军战事失利，“为言忧国只寒心”。所幸，有一学生时常寄信宽慰老师。师生相约，“坐看天威扫除了，一壶相贺小丛林”。只是，曾几未能等到那一天，他的学生、那个被称作“南宋最伟大的诗人”也未能等到——40多年后，他的学生心怀遗恨，作绝笔诗《示儿》，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

曾几、陆游，这对名师风徒，写下的不仅仅是一首首遥相唱和的诗作，还有中国诗人一脉相传的人格风骨。

悯时念乱之篇不断涌现：从“后死翻为累，偷生未有期”到“儿女不知来避地，强言风物胜江南”，吕本中哀戚家感、感时激越；从“杨花不解事，更作倚风轻”到“孤臣霜发三千丈，每岁烟花一万重”，陈与义行路万里、寄托遥深……

江西诗派的影响，亦不止于诗。宋诗之法度，之气韵，之风骨，同样滋养了宋词。“闭门觅句陈无己”，宋人尚书斋读书，从书本寻找素材和灵感，宋词甚至形成了针对前贤诗文字句创作的专门文体；北宋后期以降，宋词崇尚用典……所有这些都无不显示宋词是江西诗派的精神“近邻”。

四

撑一支长篙，在蜿蜒的历史河流中，顺流而下。江西诗派，千年风雅，沿着它固有的河道，静水深流。

在元，纵是统治者宗唐抑宋，诗风仍无法挣脱苏黄代表的宋诗格调影响，金代杰出诗人元好问，诗史评价亦为“直配苏黄氏”。

在清，宗宋、学宋的“宋诗派”成为重要诗歌派别，历程恩泽、何绍基、郑珍，至曾国藩，终成风雷声势，与浩浩汤汤的北宋诗坛共谱高山流水。

之后，同光体出，领军人物陈三立，黄庭坚的分宁老乡、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。同光体诗派中，赣派、闽派、浙派三派最为耀眼。其中，赣派诗人众多，



◎出品
江西日报社副刊部

◎策划
李滇敏 龚艳平

◎执行策划
万芸芸 周颖

◎视觉统筹
杨毅

◎鸣谢
江西省文联
江西省作家协会
江西省书法家协会

诗作上乘，与700多年前的江西诗派跨时空唱和。

江西诗派不仅盛行海内，其影响亦远播海外。在日本，室町时代，黄庭坚诗文流传，直接影响了日本汉学历史上三大高峰之一的五山文学。具体到黄诗刊本，“时至今日，保存在日本国家图书馆和凡大文库中的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黄诗刊本，有近二十种之多”(宋红《黄庭坚诗在日本》)。

在朝鲜半岛，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，“朝鲜半岛古代三大诗人”之一李奎报、“海左七贤”之一李仁老，均有文字记录自己阅读黄庭坚诗集。又历四个世纪，高丽出现诗人群体“海东江西诗派”；在越南，13世纪诗人阮志彦、范迈，17世纪诗人裴耀壁，他们的汉诗创作，均有着明显模仿江西诗派的痕迹。

江西诗派，一张宋代文化的亮丽名片，为东亚汉文化圈提供了鲜活的养分。

五

风行千年。

这是一片写满诗歌的大地，这里的人们血管里流淌着诗歌的“基因”。每逢雨润山谷的时节，这片养育过陶渊明、晏殊、晏几道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杨万里、周必大、姜夔、刘辰翁、文天祥、谢枋得、陈三立等诗人的土地，便成为一个诗的海洋。一座座城市，一个个乡镇，都会以一场盛大的诗会，来迎接春天的万物生长。

江西的诗意，无处不在，见于外墙涂鸦，见于楼宇大屏，见于公交车上，见于雕像绘画，见于地铁站内……回眸间便沦陷。诗歌与中国速度一起刷新现在，奔赴未来。

作诗、读诗、论诗、刻诗，是江西人生活中的平常事。村前的古樟下，妈妈一手摇蒲扇，一手指课本，督促顽童背诗。村心的祠堂内，一群学生跟着老师摇头诵读，有模有样。与诗结缘，与温情相伴，是万千江西孩子的童年记忆。在田间，有乡民放下街泥的裤腿，赶赴诗会；有乡民坐在田埂，掏出几张写满诗的旧纸；有乡民把锄头写进了诗，镰刀一如劈波的桨，于时光长河中荡开生命的波光。

江右多诗人，江西遍地诗，吐纳之际，俯仰之间，满是诗的馨香，尽显风流。